

坊子：一座因煤和铁路而兴的小城

电视连续剧《南来北往》播出后，外景拍摄地坊子让许多观众很感兴趣，也有一些朋友把相关消息转发给我，令我这个坊子人感到自豪。作为一个在这里读了五六年书的人，坊子的草草木木、一砖一瓦都装在我的心里。少年时，我每天走过坊子火车站，一马路、三马路，来回十公里……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我心里装着的坊子，依然如故。

小城坊子是一座因煤和铁路而兴的胶济重镇，这里的每一座建筑、每一条道路、每一个人，都装着煤矿和铁路留给他们的礼物。百年坊子归来去兮，故事很多很多……



坊子火车站外景

□许志杰

百年坊子 远行归来

我走进坊子，是因为从村里的学校，转学到了坊子铁路职工子弟学校，这所学校简称“铁小”。

后来学校升级，先是于1972年设立了初中，又在1974年成立高中部，学校的名字也改为“铁中”，其实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称谓，因为除了初中、高中，学校的小学部也是在一起的。

我从小学五年级转学到“铁小”，当时的抵触情绪非常强烈，离家远是其中一个原因，更加不舍的是那些从小一起长起来的伙伴们。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新学校，什么都要重新开始，好在老师和同学都待我极好，不久便融进了“铁小”，心情随之舒畅。“铁小”升格初中后，我们成为首批初中生，两年后学校升格高中，我们这批学生又成为第一届高中生，此后成为第一届高中毕业生，因此收获了坊子铁中的好几个第一，也算是一种幸运。

在此读书的那五年，可是坊子的高光时刻，仅我们学校所在的那条叫做“五马路”的街上，高中就有潍坊四中、坊子煤矿中学和坊子铁中。不远的“三马路”上，还有创设于20世纪初期的坊子三马路小学，创设人兼校长许海南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。我和伙伴一起步行上学，有读四中的，有读铁中的，也有读矿中的。琅琅读书声，飞出校园，在蓝天白云下交织回响。

那时候，坊子有火车站、酒厂、解放军第八十九医院、联合医院、煤矿、电厂、无线电厂、服装厂、工具厂，南来北往的上班族、学生穿梭往来。通往潍坊城里的2路公交车，趟趟爆满。火车站是交通枢纽，三马路则是繁华商圈，五马路灯光球场、电影院、书店一应俱全，还形成了四十间房、二十间房、红房子等铁路职工家属大院。小城人口一度高达五万，一个只有五条马路的小城坊子，热闹与拥挤的情景，可想而知。

胶济铁路 是坊子的脊梁



坊子火车站站前广场



坊子火车站



三马路街景

1902年，胶济铁路由东往西通过坊子，修到潍县（今潍坊市）城，完成了第一阶段建设任务。根据当时德国人初期的勘察设计，胶济铁路本无通过坊子的计划，毕竟当时的坊子实在不起眼，就是一个偎依在虞河西岸的小村庄。虽然说坊子的历史很悠久，早在原始社会就有氏族部落聚集，汉代青州北海郡桑椹县治所，就设在据此两公里的泉河头附近，然而直到清末，“坊子”二字才正式出现在当地人的视野中。

据传说，附近宁家沟村刘氏父子，在由潍县城通往安丘、诸城的驿道三十里处，开了一间车马店，此处前不靠村、后不靠店，唯一一堆当地人挖井时留下的土方，刘氏父子灵机一动，就以“土方”为契，取名“坊子店”。1901年，德国人在“坊子店”东一里地处，开凿了第一眼煤井，与“坊子店”为伴，取名“坊子竖坑（井）”。但是，1902年胶济铁路通至“坊子店”时，德国人并未将车站取名“坊子站”，而是因离火车站不远

的一个张路院村，而定名为“张路院站”。

德国人从中国攫取的第一列火车煤炭，就是从“张路院站”运往青岛港，再转道欧洲的。直到1915年，“坊子店”周边茁壮成长为一个小镇，才正式将火车站改名为“坊子站”。德国人之所以将本来从高密直达潍县城的胶济铁路，突然拐了一个大弯，绕行到坊子，就是因为他们探得此地的煤炭资源，因此不惜重本，拐着大弯把铁路修到“坊子店”。

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贯通，青岛到济南393公里，坊子站居中偏西，加之站东有奔流不息的虞河，可供火车以及车站所需用水，因而坊子站被确定为一等大站。货物列车在此编组，更换牵引火车头，客运列车还要在此停车十几分钟，火车头加水、驾乘人员交替，从此坊子成为名副其实的胶济重镇。

随着火车开行数量的急剧增加，煤矿开采的扩大，大量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及家属聚集到坊子，坊子一时间人口剧增。这里开

始摆货摊、设集市、建商店、盖住宅。在坊子火车站前，形成了东西向的茂林路（一马路），不久又开出二马路，之后又开了三马路、四马路，以及南北向的南洋街、东复路、北大营街、商会街等。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清政府在坊子设立管理机构，始称坊子镇，老百姓则叫坊子街，自此坊子正式进入国家行政版图。

坊子站作为周边几十公里之内的铁路枢纽，作用日隆，我读书时达到顶峰。近处自不必说，诸城、安丘、昌乐、昌邑及至更远的五莲等地，人们要出远门，首先就是想办法从自己的家乡到坊子，再从坊子站出发去往目的地，那可真是“南来北往全国客，去东到西过坊子”。

1979年夏天我考上大学，从坊子站乘坐火车到省城，以后每年两个假期都要来回往返，从未间断。1983年我将要大学毕业时，胶济铁路一改八十多年的行走线路，取直而前，潍坊站与南流站之间的二十里堡站、一百七十三公里站、坊子站、王松站等既有火车站，被甩在了原来的弯道上，与越跑越快的火车渐渐渐远。

永不枯竭的 城市资源

有人说，“坊子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小城，也是被火车拉走的一座小城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，热闹了八十多年的坊子站一下子沉寂了，坊子人很不适应，每天都有不少百姓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东张西望，嘟囔着“过去这个点儿该是北京车来了，那个点沈阳车要进站了”。

不久之后，坊子煤矿资源逐渐枯竭，慢慢关上了曾经排队进出拉煤的大门，八十多年来煤矸石堆积起来的渣子山被夷为平地，这里曾经被称为“坊子四大景”之一。过了不久，解放军第八十九医院搬到潍坊市里，酒厂东迁出城，随之而来的是铁中、矿中相继撤并，四中迁至新区。大量的铁路、煤矿、医院职工及其家属去往他乡，人口外流，小城出现空置。

每次回坊子，我都会到昏昏晃晃转悠，漫无目的，既不是看到了什么，也不知失去了什么，就感

觉脑海里一片空白。2004年春节，大年三十暴雪突至，心生一念，觉得我应该去看看坊子，就带上相机漫行在了漫天大雪里。我从三马路出发，到了铁中旧址，“买摩托到铁中”已经成为新的地标；远观突兀渣子山，穿过冷寂的医院，漫步落寞的站台，又去站东头的虞河铁路大桥，向着远方大声呼喊。北风呼啸、天寒地冻，我手里的录像机居然被冻住了，不再工作。

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细心、全面记录坊子，虽然曾有五年的时间待在这里，却不知坊子的深处，藏着这么多美好与秘密。经过整理，以《坊子的老房子》为题，刊发在了报纸上。反响之热烈令我意想不到，收到一摞读者来信，既有和我一样，已经离开多年的坊子人，亦有几代居住在坊子的“土著”，还有一些人与坊子有过一面之缘，曾坐着火车上路过坊子，因买了站台上的肉火烧和炸麻花，而难以忘记坊子的外地旅客。这使我感到坊子的魅力，这不仅在于这座百年小镇的自我营造，座座跨越世纪的德日老建筑，载着乡人的希望东奔西走的火车站，更有深藏于坊子人心中的故事，都是永不枯竭的城市资源。

城市资源是一个广义词，不仅泛指地下矿藏，留存的古建筑，也包括隐藏于人们心中的记忆与情感。百年坊子怀揣着太多的珍宝，需要一座新的“竖坑”，挖掘先人留下的大把财富，重塑一个新的百年乃至千年的坊子。

如今，坊子留有一整套完整的铁路运转系统，铁路基础还在。我一直畅想，让进入博物馆的蒸汽机车头开起来，难道不是绝佳一景吗？坊子整体规划颇似欧洲小镇，道路布局明晰，小巷、胡同畅行无阻，数百座保留完好的德日建筑群，形成了坊子特色，这在国内着实罕见。

枯竭的坊子煤矿被打造成煤炭博物馆，人气渐盛，原八十九医院旧址华丽转身，成了“坊茨小镇”，现在已是坊子的新地标。清早起来，炊烟缭绕，肉火烧、朝天锅香气扑鼻，小城生机勃勃，这不就是梦境之童话小镇吗？

心里有，身已动。远行的人听到了故土的呼唤，已经踏上回故乡之路，我在坊子火车站等你！